

【供大批判参考】

## 华林森是紧跟“四人帮” 破坏南方水稻生产现场会议的凶手

南方十三省水稻生产现场会议，是经国务院批准，今年六月下旬在苏州地区召开的。会议设在无锡县。这个会议很重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同志亲自参加会议。他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叫生产现场会议，实际上就是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推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的经验交流会。

就是这个一贯以正确路线代表自居的华林森，听到全国南方水稻生产现场会议在江苏省、特别是在苏州地区召开的消息后，恨得要命，怕得要死。他气急败坏地对苏州地区的韩××等说：“南方水稻生产现场会在苏州一开，这下子江苏省委和苏州地区的名气更大了，他们刮右倾翻案风就算不了什么了！你们赶快搜集材料，交给我向中央告状。”华林森的所谓“中央”，就是他的靠山“四人帮”。华林森一声令下，苏州地区的几个人就四出串连，上窜下跳，捏造罪名，写黑材料，交华林森送“四人帮”。同时又写了一批大字报和大标语，邹学琪准备亲自带人到无锡贴到会场上去，干扰破坏会议，大造反革命的舆论。但在临走之前，做贼心虚的华林森，生怕狐狸尾巴露得太显眼了，又布置说：“大字报不要贴到无锡去了。水稻会议是中央开的会，不要给人家造成错觉，好象我们在反中央。我还要和陈永贵见见面，否则不好交代。”“你们要贴的话，可在苏州市里贴，或者可到各个县里面贴，这样效果也是一样的。”就在他的直接指使下，一批诬告苏州地委、江苏省委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苏州的主要街道和一些县的参观点。华林森等人在“四人帮”的支持下竟狂吠什么“这次会议给省委捞了一把政治稻草。”“会议放在苏州地区开，是为了压上海，在苏州地区又放在无锡开，是为了压苏州市！”甚至扬言“要追查这次会议的深刻的政治背景。”他们的矛头是完全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对着当时主持党中央、国务院工作的华国锋同志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陈永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

陈永贵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他的报告是经华国锋同志亲自审阅和修改过的。到会的同志都一致反映讲得很好，很及时，很解决问题，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明确了大寨的根本经验，明确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与农业学大寨的关系，明确了抓革命与促生产的关系，完全符合我们的实际情况。但华林森秉承“四人帮”的旨意，对此别有用心地大唱反调，胡说：“陈永贵的讲话有问题，有错误，给江苏省委的走资派冲涂脂抹粉。”

“他的讲话只是个人意见，不代表中央。”“陈永贵是哪条线上的人现在还不清楚！”邹学琪说陈永贵同志的报告“错误观点是很明显的，说苏州地区增产，按这个说法，美国是最好。”“他那里（指报告中）有‘唯生产力论’”，“讲革命和生产的联系，肯定是讲错了。”当陈德滋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苏州地委书记刘锡庚同志的录音讲话时，竟咬牙切齿地叫嚣：“新华日报登了还不够，还要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讲半个小时，这是上下走资派串通起来搞的！”他们的反革命气焰真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华林森等人为什么竟敢这样猖狂地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就是因为背后有“四人帮”在支持、指使他们。就在华林森把整江苏省委和苏州地委的黑材料送给“四人帮”以后，《人民日报》就打电话给他们驻南京的三名记者，说春桥有指示，要你们在回来以前到苏州去核实一下揭发材料。于是，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记者三人，两女一男，就到了苏州，他们通过团省委施兆祥和苏州市总工会邹学琪的关系，指名要找苏州地区机关的韩××“了解核实”情况。他们当中一个人手上拿着蓝本子，记着华林森等人搞的黑材料，与韩××等一一核对，并要韩××等一一都搞上“旁证材料”。可是，这些材料本来，就是无中生有，颠倒黑白，那里去找旁证呢？韩××等经过精心策划以后，就同记者推托说，因处境很困难，无法找到旁证，结果就搞了一个“谈话记录”。叫诬告人自己证明自己，岂非咄咄怪事！这些记者在苏州地区活动期间，还策动一些人向中央要求派人解决江苏和苏州地区的问题，改组苏州地委和××县委等等。

“四人帮”以及华林森等人这样疯狂地破坏南方水稻会议，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一伙深知这次会议将给他们搞乱江苏、苏州，搞乱南方许多省，篡党夺权的阴谋造成不可克服的困难。所以他们拚命反对和破坏这个会议。华林森等人，竭尽造谣污蔑之能事，向苏州地区六百万人民脸上抹黑。华林森恶狠狠地说：“我真搞不懂，为什么要到苏州地区来开会，苏州地区有什么好啊？真是岂有此理。陈永贵不知怎么搞的！”他造谣煽动说：“苏州地区是刮右倾翻案风的黑样板。去参观的单位都是弄虚作假的，做给你们看看的。公路沿线，稻子长得很好，这是省里专门给每亩田多加几十斤化肥啊。田埂上的草皮铲得很光，里面都是草荒。草塘泥潭做得很好看，是叫泥水匠弄的。”他们一伙闭着眼睛胡说什么：“龙桥大队每个生产队有一架电视机是向附近工厂借来的。越溪公社猪多是把各个生产队的猪并在一起的。昆山同兴大队每户社员家挂一只火腿是食品公司借的，只准看，不准吃”等等。他们并把这些捏造的谣言都写成大字报，贴在要道口，还由他们的所谓“苏州市代表”在会上广为传播。华林森授意他的黑爪牙曹××，在会议期间，把准备好的黑材料直接送陈副总理。在小组会上，干涉风部长布置的议题而不顾，拚命地寻找机会攻击省委领导，转移会议方向，大肆叫嚷“省委要交出南京反革命事件的幕后策划人”，破坏大会的正常进行。华林森在会议前后，还大肆诬蔑省、地委负责同志“不批邓、不转弯子”，“公开号召生产好就是政治好”。胡说“苏州地区是刮右倾翻案风的模范区”。他们把国民党的称呼“模范区”套在苏州地区头上，真是恶毒之极。他们嫌这样做还不够，为了把地委机关搞瘫痪，他们乘地委开会传达南方水稻生产会议的时候，在七月十三日，蒙蔽一部分人，一手策划制造事端，大搞打、砸、抢，诬告苏州地委挑动群众斗群众，镇压和关押所谓“反潮流战士”。以后，他们又赖在苏州地委门口不走，达两个月之久。华林森还特意乘车子从地委门口经过，对他们点头致意，表示支持。

南方水稻生产现场会上的斗争，实质上是全国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搏斗的一个缩影。“四人帮”以及华林森等人疯狂反对、破坏南方水稻生产现场会议的全过程，就是一个他们搞乱江苏，搞乱全国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证。

中共苏州市委大批判组编印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